

讀
史
兵
略

讀史兵略卷二十五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陳紀 武帝永定元年 蕭勃起兵廣州遣歐陽頔及傅泰蕭
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
帥諸軍討之頔屯豫章之苦竹灘泰據鹽口城孝頃出豫章據
石頭文育軍少船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焦僧度襲之盡取
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閒行
遺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
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
復設備文育由閒道兼行據茅韶頔退入泥溪文育遣周鐵虎
等襲頔擒之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巡鹽口城下使其將丁

法洪攻秦擒之攻孝頃退走勃在南康聞頗等敗軍中恟懼德

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南江州今奉新縣苦竹灘在豐

城縣南臨口城在南昌縣西南石頭津在南昌府章江門外十

里上牢水在奉新縣東北芋韶在新建縣南百里泥溪在新淦

縣德川在越南界衡州

即東衡州今韶州府也

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

四月侯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周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

攻之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陳霸先以歐陽頗

聲著南土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頗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

廣州嶺南悉平

新吳今江西奉新縣
衡州今廣東英德縣

王琳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二

萬會武昌以擊之冬十月安都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

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

胡氏曰始

者以王琳不應梁召而討之猶是挾天子以時兩將俱行不相

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

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

胡氏曰弇口弇水入江之口正對北

岸大安都乃釋郢州悉眾詣沌口畱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

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

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泰引

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

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

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十一月

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

胡氏曰譙淹自墊江東下爲周所逼也言

別湘江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

斬淹悉俘其眾

梁之郢州今武昌府斧口卽塗水口今謂之金口沌水入江在漢陽縣西南漢曲卽漢陽鎮

二年 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
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
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願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
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
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毓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

梁祀

白水浦今德化縣地
北江州今黃岡縣北

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

胡氏曰自南康至豫
章之地謂之南川

乃總召所部

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
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王琳曰周迪黃法氈皆依附金陵陰窺間
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帝悉
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
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邵

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

南川八郡謂南康今贛州府宜春今袁州府安成今安福縣廬陵今吉安

府臨川今建昌府巴山今崇仁縣豫章今南昌府豫甯今武甯縣也臨川故郡今撫州府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

計曲意撫循所部消難尙高祖女情好不睦公主訴之上黨王

浹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皋

胡氏曰齊北豫州治虎牢成皋之地也

消難從

弟子瑞爲尙書左丞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

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

親參軍裴藻託以私假閒行入關請降于周三月甲午周遣柱

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閒道馳入齊境

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

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

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

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

楊氏曰鎮城卽防城大都

督之任東城虎牢城之東偏也北史作東陴

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

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

齊眾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

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

矣周以消難爲小司徒

按北豫州今汜水地度水度洛水也

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

王琳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蕤吳興太守沈恪甯州刺史周敷

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

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

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琳甲辰

上遣謝哲往諭琳八月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萬發

建康上幸治城寺送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僞以小船依欄而釣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戊寅復其本官謝哲返命琳請還湘州詔追眾軍還癸未眾軍至自大雷按高州縣南州卽撫州府江口盱水口非大江也大雷在宿松縣卽崇仁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甌共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

曇朗引兵會之眾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胡氏曰自豫章西南入象牙江至金溪口

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

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勣慶分遣主帥常眾愛與文育

相拒自帥其眾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

金口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眾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

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

迪書自齋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眾因據新淦城曇

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按象牙江在南昌府南八十里

即章江西曲名也金溪口往奉新之小溪三陂又在

其西南新淦故城在今臨江府城東北非今縣治也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畱任

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

爲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

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淦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

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琳出屯裕溪口而反西寇大雷郡不

解其理大雷郡今望江縣也

疑齊奉永嘉王出濡須爾

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

胡氏曰軍所

據郡應王琳湮令賀當遷討平之琳至柵口侯瑱

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

合肥巢湖之眾舳舻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甯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眾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別遣慕容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胡氏曰逆風而用火攻此王瑱發拍以擊琳艦胡氏曰戰船前後又以牛皮冒琳所以敗也瑒拍竿以拍敵船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

三餘皆棄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至淪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

胡氏曰自此江南皆爲陳

有矣按宣城今甯國府涇其屬縣也柵口卽濡須水出江之口東關在其水東其水導自巢湖故水長而舟隨以下虎檻洲在蕪湖江中發拍以機發石也蓋古崩之遺制始見於此

三月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死戰周人不能克

胡氏曰史言千人一心雖大敵不能克乃授郢人之死職不下者畏江陵之俘戮也

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守之
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旣而周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
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
此豈非天平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琳之東下也帝徵
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蕤帥舟師將赴之熊曇
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胡氏曰熊曇朗時據豫章迪等與周數共圍之琳敗
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
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守魯山亦棄城走詔南豫
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爲武州刺史以孫瑒
爲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爲中領軍未拜除吳郡
太守按武州今常德府

秋八月周軍司馬賀若敦帥眾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

微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
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
軍于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
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于巴邱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
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
之以米胡氏曰此糧道濟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卽遣之瑱聞

之以米量沙之故智也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畱之計湘羅之閒遂

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

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

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胡氏曰唐裴行險詐爲糧

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

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

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
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
並拒擊之十月瑱襲破獨狐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
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眾會瑱南討

武陵今常德府卽武州也巴州今岳州府湘州

長沙府也巴邱山在岳州西南羅州今湘陰縣楊葉洲疑是楊林浦在岳州府北非武昌縣之洲也

十一月齊主徽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爲中庶子問以時務叔虎
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
吞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
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
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
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
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

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

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平陽蒲州皆今府名

二年

春正月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侯瑱與賀若

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不許報

云湘州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

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門南

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

天門

今石門縣南平今安鄉縣義陽分安鄉置者河東今松滋縣宜都縣今屬荊州府

二月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當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

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閒謀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

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盆以所戍城降齊

孝寬遣謀取之俄斬首而還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掠而居於

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閒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畱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按稷山縣在汾南玉壁城在稷山西南此所築城疑在太平襄陵二縣閒介山在萬泉縣東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畱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爲緡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

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眾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

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按縉州東陽郡今金華府信安縣今

常山玉山嶺路也在衢州府西安縣西下淮疑在蘭溪縣縉州東北路建德則嚴州府附郭縣縉州西北路也

三年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浚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趁且

願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已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畱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浚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

爲光祿大夫而竇應以畱異女爲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
閩中寄嘗從容風以逆順竇應輒引它語以亂之竇應當使人
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
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
命識所歸乎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旣而侯安都步由諸暨
出永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所
中血流至踝乘輦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迤而爲堰會潦水
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
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竇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
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
精兵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陳氏建國程靈

洗蕭摩訶等俱爲侯將閩州今福州府臺軍由錢塘逆水上由
桐廬蘭溪也今由紹興府之諸暨出金華之永康二縣則步道

出其東矣桃枝嶺在縉雲縣縉州南崎嶇盤曲將五十里險處曰桃花隘晉安郡卽福州新安今徽州府

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九月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十二月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陁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

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叔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叔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叔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臣在代州南桑水在南蓋分水嶺也恒州即大同府

五年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

胡氏曰晉陽北城也

軍容甚整突厥

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旣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旣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

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

涇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下皆無毛比至長城

胡氏曰長

城卽文宣所築者

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

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
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
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
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
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西山太原府城之西山長城今大同府北之邊境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
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問
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
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

歸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周皇姑之
歸也齊主遣人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
以爲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畱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
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九月齊主使黃門徐世
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
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旣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
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
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初氏曰護母至長安席未及暖而洛陽之師已出卒如段韶之言
言突厥自幽州還畱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
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
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
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

授護斧鉞於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
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
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樹出軹關按北河今偏關以北者無
關鄂爾多斯境也沙苑在

同州府南懸瓠今汝
南府軹關在濟源縣

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
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眾復振南豫州刺史周敷帥所部擊
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
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
爲迪所殺陳寶應據晉建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
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
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
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

逃至蒲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
雷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尙主得免寶應賓客
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
甯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按東興嶺者由建昌新城達福建
之尤澤縣路也定川在臨川縣北

五十二里晉安今福州府建安今
建甯府前口卽蒲田今興化府

初周楊樹爲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
捷由是輕之旣出輒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
叔將兵奄至大破樹軍樹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
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
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
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
諸將壅斷河陽路遇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

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邱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卽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怕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速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天

解投墜溪谷死者甚眾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
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而乃下弩手救之周師
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
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公王雄在後勒兵拒
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
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
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
循督勵眾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
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
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
亦棄豫州走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
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

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邵州今垣山縣軹關在其東豫州即懸瓠今汝南府也永

州在信陽州東北河陽今孟縣太和谷芒山谷名穀水在其西沃野鎮今喀爾喀右翼也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鄆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鮓臨川太守路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天康元年秋八月周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攻陷白帝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元契趙剛

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司陸騰督王亮司馬
裔討之騰軍于湯口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潯陽蠻
爲聲援白帥精卒固守水邏城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邏
後攻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固外託潯陽輔車之援
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
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
之術也乃遣王亮帥眾度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
計遂開募鬻勇數道進攻水邏蠻帥冉伯犂冉安西素與令賢
有仇騰說誘賂以金帛使爲鄉導水邏之旁有石勝城令賢使
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密誘龍真龍真遂以城降水邏眾潰斬首
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邏城側爲
京觀是後羣蠻望之輒大哭不敢復叛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使

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旣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擊皆擒之盡斬諸向酋長捕虜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陣灘北以司馬裔爲信州刺史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爲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爲用使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遏絕山路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爲大軍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爲渠州刺史

信州今夔州府巴峽在巴東縣西二十里白帝城在夔州府西湯口在雲陽縣涪陽在涪州水邏城石勝

城在夔州北石壘城雙城在巴東縣南八陣灘在奉節縣西臨州今忠州楚州今重慶府合州今亦曰合州巴州萬榮郡今巴州通州今綏定府開州今開縣渠州今渠縣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

自安

胡氏曰皎與劉師知韓子高皆爲文帝所親任二人既死故皎不自安

繕甲聚徒撫循所部

啟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安成王瑒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元響爲質五月癸巳瑒以丹陽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甲午瑒遣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醴陵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

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宏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八月
皎遣使誘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
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于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
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
用司徒頃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
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權
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
口直軍魯山使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於白螺與明徹等
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
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徹
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
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

明氏曰戰

船匿拍竿發之以拍敵船

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

大敗皎與藏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眾並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并伏誅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安成

今安福縣茶陵州今屬長沙府宜陽今宜春縣醴陵縣今屬長沙府武州今常德府巴州今岳州府白螺山在監利縣江北岸

南河東郡在松滋縣河州今漢川縣羊蹄山胡氏謂即陽臺山在漢水南三十五里

二年 周梁州恆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恆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稅租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爲蓬州長史

胡氏曰蓬州木漢宕渠之地李

勢時爲獠所據蕭齊立歸化郡梁置安固縣及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蓬山而以爲名也按恆稜胡氏據趙文表傳謂即今蓬

州屬順
慶府

宣帝太建元年（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
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
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
儉盛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
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
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
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畱紇乃
遣儉還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

二年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
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遂發
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

奄至惟擾不知所爲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籠篴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眾大敗生擒紇送至京師斬於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爲金部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繡幘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

陽春縣今屬肇慶府南海縣即廣州也涯口在英德縣石龍郡今化州

秋七月司空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安

蜀城下之梁主告急於周襄州總管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
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兵出南門使
步出北門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夜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
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
甯朔隄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西陵

宜昌府安蜀城在其西北龍川卽
荊州府之龍陂甯朔隄名也

十二月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
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
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
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
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
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

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自龍門度河胡氏曰此自夏陽度汾陰也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胡氏曰此齊遣段韶等出伊洛以牽制汾北也夏四月周陳

公純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眾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城捕虜千餘人而還今山縣南十二里有玉壁城周之勳州也其西北有華谷城東有長修城後人說爲長秋龍門郡城在其北今吉州又在其西北即南汾州定陽縣也龍門渡河胡注謂自夏陽至汾陰此在汾水南柏谷城在偃師縣姚襄城在吉州西五十里臨大河矣建安四成皆在宜陽

五年 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
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權
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尙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
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尙書河東裴
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壬
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十萬伐
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甌出厯陽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
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岷破之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
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
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
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
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

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氈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休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閒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

軍尤憚之辛酉戰於呂梁將戰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
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
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
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
遙擲銃覲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
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走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
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
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卽使之赴壽
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尙書甲子南譙太
守徐陵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
陵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法蕤緩之則又拒守法蕤怒帥
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蕤禁

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
豫州刺史黃法氤徙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
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於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
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瑩二城降帝以秦郡吳
明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家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
秦州秦郡瓦梁皆六合縣瓜步山在其東南胡瑩在其西南江
浦縣界州前江浦通涂水今縣東南斷崖口卽涂水入江口也
呂梁當侯許作石梁石梁河在天長縣六合之北也卽涇州陽
平在舊應縣盧江郡今無爲州也在歷陽西北高唐在宿松齊
昌今蘄州東關東城在巢縣濡須河東西城在河西蘄城
與南譙郡城皆在無爲州秦州城降詔言圍之三十八日
秋七月戊辰齊遣尙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蕪
遇西陽太守汝南周吳旻阻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
閒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
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

保壽陽外郭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十月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瑯琊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尙書左丞李駙駘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

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間者莫不

流涕巴水在黃岡縣南水在蕪州西陽後齊之巴州也今黃州府城口峽石口也在壽州北夾淮水兩岸築二城以固壽

陽也相國城壽陽正城以劉裕所築故名堰肥水以灌者此城也金城其內城淮口注謂頴口在頴上縣王琳有名將風其義

烈則田廣

七年春二月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

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

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閒出其不意

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

年頗見閒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

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

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

讎敵有聲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輒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

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

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

胡氏曰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河東西河郡界團山而居在長安

北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

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釐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釐廣州北萬春在河津縣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

駟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秋七月丙子始召

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

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

莫陳崇胡氏曰此又一侯莫陳崇也

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二

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甯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

侯莫陳芮帥眾二萬守太行道

胡氏曰太行道在河陽北守

申

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

胡氏曰自河陰北渡河爲河陽周主將攻河陽洛陽守之以斷其相

往常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

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尙有其人今

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

臣所見出於汾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

部中大夫趙翼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

河北直指太原

胡氏曰此卽出蒲晉抵晉陽路其後周主再舉卒出於此傾其巢穴可一舉

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

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

胡氏

曰汾潞謂汾川潞川鮑宏欲出師以攻平陽上黨也

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

皆不從

胡氏曰周主蓋欲伐攻以觀變

壬午周主帥眾六萬直

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

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

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

太安傳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潭二旬不

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

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高阿

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

水軍焚其舟艦

胡氏曰河水迅急流西歸追兵

傳伏謂行臺

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

許安州今德安府太行道在懷慶府北恐晉陽兵東救鄴也河

洛陽道處師之退歸路也出陳汝牽縱其河南接兵也此將自

今爲驛在鞏縣永橋河橋也中潭城在孟縣

八年 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
通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
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
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
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
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
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先是晉
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
諸嬖倖惡而代之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
王憲將兵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
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
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紹步騎五千守蒲津

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

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爲菴以立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畱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神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爲陛下奉耳軍正王紘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

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西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彥怵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

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

胡氏曰還長安僅三日復

出師明引歸者欲使齊師
疲於攻平陽而後取之

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

主至高顯遣齊王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
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
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
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
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
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
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
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阿那
肱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
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耶不如勿戰

卻守高粱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
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何爲
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勸諸軍
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
敗矣錄尙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
妃奔高粱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
兵眾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
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
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
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
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閒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
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

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

胡氏曰用兵而能慮後患者善

師者也

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

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畱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

帝不從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尙一萬守高壁乙卯齊主詔延宗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被之齊王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

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邑
典外兵曹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邑兼領
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及齊主還鄴邑遂留晉陽
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
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宮
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
改元德昌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
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甯使
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
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甌石以禦
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
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投暢拒

城東自帥眾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則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豹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于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

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投

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

胡氏曰敵

兵復聚則摧沮

之勢振迅而起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

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

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

復衣帽而禮之唐邑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

爲司徒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

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旣克晉

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

聚羣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

而止謙待遵如初司馬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

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

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議也

汾曲註言在平陽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

鎮在垣曲縣蒲津關在永濟縣稷山縣北齊子崗在濟源縣鼓鐘

汾水關在霍州北靈石縣界平陽府卽晉州晉祠在太原縣卽

晉陽也天池在靜樂縣洪洞縣屬平陽府永安今霍州雞橋原

在其北涑川在聞喜縣高顯疑成名亦在聞喜縣高粱橋在臨

汾北十里北朔州馬邑縣也高壁嶺在靈

石縣東南二十五里五龍門晉陽北門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甯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滄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旣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

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兔縱鷹犬搏噬取之勣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耶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

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惴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而引尙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土門關卽井陘關在平定州東井陘縣西溢口在磁州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廣甯王孝珩求拒周師謂高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溢口登高阜西望

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領軍大將軍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

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
熊安生博通五經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
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
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
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畱內省三宿乃歸乙未
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
湝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宗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
禪文及璽紱於瀛州齊上皇畱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
濟州關峴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容等數
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
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
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

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鄆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二月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眾

降相願潛心腹也眾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
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
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
覆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
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
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
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
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
東雍州行臺傳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
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胡氏
日齊所有司冀趙義懷黎建東雍汾西汾晉南朔并肆靈顯恆
朔定瀛幽東燕北燕營南營安青濟光膠徐仁雖兗北徐南青
海東楚潼東徐洛鄭陽宋梁南兗西兗北荆襄豫東廣秦西楚
揚南頓北建羅合江和共六十州而東廣已下十州時已爲陳

故止言五十州按滄州今屬天津府紫陌橋在臨漳縣齊州今在平縣瀛州今河間府信都今冀州趙州即今趙州東薤州今絳州營州即和龍城今土默特右翼旗

高竇甯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

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
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
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
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胡氏曰汾水遼晉絳二州之
間東雍州在絳州界故隔水
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
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
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
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
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
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
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
陰正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

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與
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
皆稱萬歲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
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
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
東人物並以委之周主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
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
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爲王者瑞可以德感
不可力致麒麟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周主
大笑曰誠如公言

冬十月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
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

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
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
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爲沮眾出爲豫章
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賦汙狼籍坐免官削爵土

此爭彭城也

十一月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爲奴婢及克江陵
之日良人沒爲奴婢者並放爲良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
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
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爲之死
十年春二月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
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
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惴懼譙州刺史蕭鑒詞言於明徹曰聞王

軌始鎮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
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
將曰攀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
胡氏曰史言明徹騎而復諫以致敗一句之閒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
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倒不
如先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
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
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
胡氏曰京邑謂建康觀摩訶此言亦
知軍退後周師繼至必不能守淮南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旣多吾
爲總督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
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
口水勢漸微舟楫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眾

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眾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喉獨全軍得還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尙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卽日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

淮口今清河縣清水泗水也在徐州東北

十二年夏六月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齊書候孝寬孝寬畱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攜藝

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迺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迺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畱少子在國迺奉以號令甲于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郾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宏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迺秋七月青州總管尉遲勤迺之弟子也初得迺書表送之尋亦從迺迺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迺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迺

劉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
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
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恆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
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眾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
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眾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
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
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
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裴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
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
安天下又以十三鎧金帶遺堅十三鎧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
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
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圖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

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閒乎不得已亦附於堅孝寬重
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
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迺遣其子魏
安公惇帥眾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迺隔水
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字文忻崔宏
度並受尉遲迺懷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
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
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
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
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郛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
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
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

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府司錄高
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
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
端不加治點八月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
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
蒙顧託梁主累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
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
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
誕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
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皆
老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
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

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高顯至

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

胡氏曰大曰棧小曰桴轉木爲橋實火積薪於

上流放之欲類顯豫爲土狗以禦之

胡氏曰蓋積土於水中前

坐列分居上流以礙火

棧使不得下逼橋邊也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卻欲待孝寬

軍坐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旣度類命焚橋以絕

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

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

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尉遲勤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

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

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

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被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

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

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崔宏度妹先適迴子爲妻
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宏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宏度
宏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
戚之情謹過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
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迴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
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暹之子也達拏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
十八日而敗朝歌今衛輝府淇縣相州卽彰德府臨漳縣趙王
國在順德府邢臺縣卽衛輝府黎陽縣卽河間府滄
廣平府貝卽其清河縣趙卽隆平縣冀卽冀州府藺卽沂水縣榮
卽滄州齊卽濟南府膠卽諸城縣光卽萊州府莒卽沂水縣榮
州今汜水縣申州今信陽州東楚州今宿遷縣潼州今睢甯縣
蘭陵在今嶧縣永橋鎮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南建州今澤州府
潞州今路安府鉅鹿縣今屬順德府恆州今正定府汴州今開
封府沂州今沂州府曹州今曹州府毫州今猶日毫州梁郡今
歸德府蕃城在滕縣昌慮在滕縣東南下邑在錫山東永州在
信陽州東北懷州卽河內縣武陟縣今屬懷慶府武德在河內
縣東南

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讓以餘眾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眾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按成武縣在曹州東南一百里

沛縣在徐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金鄉縣屬濟甯州相州徙安陽
今彰德府治也毛州治東昌府館陶縣漢屯氏河決口也魏州
今大名府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鄆州司馬消難擁其眾以魯山飢山二鎮
來降初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珙將兵圍順州順州刺
史周法尙不能拒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
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
史宇文弼追之與毅戰於漳口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飢山鎮
城邑爲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鄆州巴蠻多叛共推渠帥
蘭雅州爲主以附消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按司馬
州總管也起兵應尉遲迥鄆州在沔陽州西北既而消難以鄆
隨溫應土順兩僭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降陳求援隨今隨州
溫今京山縣應今應山縣土今隨州東北順今隨州北沔今沔
陽州僭岳二州皆在今孝感縣北魯山在漢陽縣嶺山在漢川
縣南徐注云當作南司州在今孝感縣漳口在安陸縣
西五十里巴蠻山蠻也其時謂山民爲蠻猶山越之類

冬十月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
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恽高阿那肱乙弗虔
等帥眾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
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恽等破之會梁睿
至恽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恽乙弗虔城守
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恽虔以城降
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
阿那肱劍南平

利州今廣元縣嘉陵江在其西
新都縣在成都府北五十里

十三年 冬十二月隋主既立侍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

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

胡氏曰周
遣千金公

主嫁

突厥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

何面目見可賀敦乎

胡氏曰突厥之君長稱
可汗其妻稱可賀敦

乃與故齊營州刺

史高饒甯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畱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眾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眾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尙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胡氏曰此二語明指出當時利病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胡氏曰此下方是屈敵策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胡氏曰言其甚弱曲取眾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

疆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通使玷厥說
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
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疊討之必可一
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
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
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
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
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閒旣行果相猜貳奚王牙帳在今喀喇沁旗白霫在巴林旗西北契丹本在郭爾羅斯前旂伊吾今哈密黃龍道卽和龍道土默特右翼旂也

十四年 冬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宏化以備突
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
槃沙鉢略有眾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

虜所衝散而聚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

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

胡氏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闕則可若虜以全師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極筆敘長儒力戰之績耳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殺傷萬計虜

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什八

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

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

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

宏化延安六畜咸盡

胡氏曰此由虞慶則按營不戰達奚長儒孤軍摧餉故沙鉢略縱兵兩道而入然五

可汗之兵東西齊舉西自乙弗泊東至幽州盡隋西北二邊無不被寇若武威至延安則達頭沙鉢略之兵耳沙鉢略

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

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宏化

慶陽府周槃疑在其北乙弗泊胡注在鄯州之西則在今朔平府西也臨洮今洮州屬幽州今順天府木峽關在固原州西南

隴山之口石門關在州北武威今涼州府天水今秦州金城今蘭州府上郡今邈州延安今延安府鐵勒在唐努山烏梁海界長城公至德元年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敏兆庶多患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甯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夏四月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

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
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加以疾疫死者甚眾幽州總管陰壽帥
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寶甯寶甯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
師不能救庚辰寶甯棄城奔磧北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
購寶甯又遣人離其腹心寶甯奔契丹爲其麾下所殺胡氏曰
自齊末據和龍至是收滅按出朔州道胡注自馬邑出塞
者時朔州在馬邑西南也白道嶺在歸化城北有白道城

五月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
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
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
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
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
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

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遠卽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胡氏曰阿波建願牙在攝圖之北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亡奔達頭沙鉢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高祖原疑卽在涼州府北長城外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或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愷眾

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尙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于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畱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

杞州今杞縣趙州今隆平縣

順明元年 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

打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眾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

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
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隋
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
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
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
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胡氏曰謂兵
大居士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其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
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
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乃光州
刺史高勸瓠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
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
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

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
隱磯夏首斬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
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
眾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
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
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穎曰我爲民父母豈可
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
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
後置六拍竿胡氏曰拍竿發之以拍敵船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
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吳興章華好學善屬
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上書極諫略曰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

胡氏曰古語有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按光州今光州府

州時治盧氏縣今新州和今和州今信州今光州今光州府

今江都縣今海州今益州今成都府信州今夔州府

今荆州府基在鍾祥縣西北五十里與虎牙山隔江相對延洲疑

河荆門山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與虎牙山隔江相對延洲疑

卽燕尾洲在江陵縣公安縣今屬荊州府禮州要道也巴陵今

岳州府洞庭湖口也隱折在蒲圻縣西江夏要道也江夏卽漢

口襄河入江處斷口今蘄州新水入江處湓城今九江府

皆江流要隘也峽口卽西陵峽在東湖縣永安卽夔州府

二年 三月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

欲劫奪園囿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畫作

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
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
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又送璽書暴帝二
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冬十月甲子隋以出師
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
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
史王世積出蕲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吳州總管賀若弼
出廣陵青州總管宏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
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
里以左僕射高穎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
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
乙亥至定城陳師誓眾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穎謂行臺吏部郎

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
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
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
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
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
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顛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
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
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
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
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
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急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

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胡氏曰金翅船名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胡氏曰未幾韓擒虎濟采石賀若弼拔京口二道並進而陳以亡地有所必守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及隋軍臨江開謀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

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游說
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
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
不摧敗彼何爲者耶都官尙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
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
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
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按定城在潼關驪流頭狼尾二灘皆在宜都縣西陵峽東空冷
峽西白沙北岸地名也施文慶江總固無足責然後之託大爲
靜鎮者類如此故詳著之

